



开办精品民宿 打造艺术乡村

■ 本报记者 张敬波
本报通讯员 陈先瑶

精品民宿、赏荷花、垂钓……7月25日上午,在旌德县兴隆镇三山村湖田组,由村集体联合本土企业共同开发的“村田里”民宿正式投入运营。新民宿既有老式建筑的历史感和古朴、沧桑的艺术气息,也有删繁就简的现代感,引人入胜。

“现在家乡真是大变样,之前听老乡说家门口建了个古色古韵的民宿,我还半信半疑。回来一看,真是眼前一亮,破旧不堪的老房子‘焕新’,村里‘沉睡’的闲置资产被盘活了。”徜徉在民

宿里,三山村在外成功人士阳建新十分感慨。

作为宣城市艺术乡村建设首批试点村,三山村通过整合资金,打造了集三山艺术公社、农耕文化长廊、荷花形观景台等景观节点于一体的精品旅游路线,发展了500亩梅园,吸引游客纷至沓来。

据三山村党总支书记倪海超介绍,“村田里”民宿项目由村集体流转3栋闲置老宅、48亩鱼塘和200余亩土地,交由当地创业能人徐飞虎经营。

该民宿在保留原乡风貌的基础上,对农家进行二次生态还原,通过微改造、精提升,建设有摘心古趣大套房、梦

幻童趣亲子房、林间私语双人房等5种房型8个房间,5个用餐包厢,7个户外卡座,配备耕作体验、摄影写生、露营烧烤、垂钓茶歇、婚纱摄影等公共区域。民宿与当地闻名遐迩的“田陌神韵·云上梯田”毗邻而居,抬眼间即可望见星光云海、梯田乡舍、夯土青瓦,感受“云上人家”的安适。

目前,项目一期已投资300万元,二期拟再投资300万元,计划在原有房型基础上增设太空舱、星空屋、树屋等多种房型,配套露营基地、网红直播、团建活动等公共区域。”“村田里”民宿负责人徐飞虎告诉记者。

据倪海超介绍,三山村还通过“公

司+合作社+农户”模式,带动村民因地制宜发展小香薯、灵芝、香菇等特色产业,每年可解决当地农户就近就业500余人次。

镇、村为三山“民宿+”发展模式拓展升级,构建以高品质生态农业和万亩梯田等自然景观为基础,一、二、三产深度融合发展的良好产业形态。

据兴隆镇党委书记陈静介绍,该镇将依托资源禀赋,围绕实现“快旅慢游”和补齐“食宿行游娱购”要素目标,主动联络在外成功人士、企业家,以一流的营商环境吸引企业到兴隆发展特色产业,打造“田陌神韵·云上旌德”旅游名片,盘活镇域经济。

激情骑行山水中

7月21日至23日,由省体育局、黄山市政府主办的2023“犀旺杯”环黄山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在黄山市举行,来自28个国家和地区18支车队的108名职业选手参赛,穿越黄山、太平湖、新安江、宏村、呈坎、徽州古城等景区。

本报记者 潘成 摄



(上接6版)

王海清没有回避:“取得一些成绩后,确实有点被胜利冲昏了头,步子迈得过大了,有些项目回报周期长,却不顾现实情况,把钱一股脑投了进去。我个人能力方面也存在一些缺陷,对财务管理不够重视,账面上的事没能及时向群众讲清楚,有些决策没有经过全体村民同意就匆匆上马……现在想想,不能怪村民。”

村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回答了这个问题。

一位年轻的村民告诉记者:“本意来说,村干部是想为大家干些事,可是心急了点。就说融资吧,村办企业的钱很多都是私人借款,利息很高,‘没钱靠借贷,还钱等下届’……”

另一位中年村民说:“当村干部,确实不容易。都是碰头打脸的乡亲,哪怕是芝麻粒儿大的官,谁不想留个好名声?!”完不成上级的指标,达不到群众的要求,会落埋怨;可干冒了,经营亏了,加重了群众负担,大家又不答应……”

对基层组织的作用,下吴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。

“《山这边,山那边……》那篇文章刊出时,我是村支书。看到文章,臊得不行啊!确实,我这个带头人工作没有做好!那时候,田都分了,又开始搞市场经济,就觉得,大家都去找市场了,我这村支书就往后躲躲吧。所以,村上的事也就不那么热心了……”时任下吴村党支部书记向领兵回忆起往事很是懊恼。

“‘鼓打千锤,不如雷轰一声’!报纸出来后,领导找我谈心,乡亲们也指指点点——是啊,我给老少爷们丢脸了。我一下子醒了!那些天,我随身带着个小包,里面就揣着这张报纸,走到哪里带到哪里。心里憋着一口气,都是‘一碗酱油一碗醋’,人家能,我们为啥不能?!”没啥可说的,憋足了劲,干呗!”

“干呗!”不仅仅是向领兵此后的座右铭,他还把这种精神“传帮带”了下来。

20多年来,下吴村经历了向领兵、李德胜、蒋福金三任党支部书记。蒋福金这样评价他的两位前任:“这些年村里的工作,两位老书记功不可没!他们把担子交到我手里后,并没有撒手不管。村里修路、改厕、排污……遇到难题,不用我吭声,他们就主动挨家挨户帮着做工作。两位老书记教我们做人做事的道理,给党支部的年轻人树立了榜样。”

“空心化”仍是个大问题

暮色四合,坐在洑家村头,记者和几位年长的村民聊天。天空,一弯上弦月被点点繁星围绕;不远处的村舍中,灯光透过户户窗棂洒出束束柔光;眼前的池塘里,青蛙高一声低一声唱着小夜曲。

乡村的夜晚,总是那么富有诗意。

“青蛙叫,对你们城里人来说,很惬意吧!我听着,心里空落落的。年轻人都在外面打工,村里就剩下我们这些老年人喽……”一定是猜出了我们的心境,一位老者有意无意给我们泼了一瓢凉水。

聊起原因,陪我们来的一位村干部解释:“溧阳电梯业发达,前些年,村里那些头脑活络的年轻人四处闯荡装电梯,有的攒够了底,当上了老板。于是,更多的年轻人前去投奔。这些年,我们也一直想办法吸引他们回来创业,可是……”

类似的问题,下吴村同样存在。

苏皖两个相邻山村的岁月嬗变

下吴村一位干部告诉记者,村里半数以上青壮年劳动力都在宣城市区或是“苏锡常”一带务工。现在集体想做些事儿,确实缺人手……

记者在和郎溪、溧阳的农业专家们座谈时,大家表达了同样的担忧:农村“空心化”早已不是个新问题。随着常住人口减少,公共服务萎缩,这种现象还在不断加剧。

有专家将目前农村“空心化”造成的困境总结为“三资外流”和“五人增多”。“三资外流”即资产、资源、资本外流;“五人增多”即老人、小人、穷人、懒人、病人增多,“如果任由乡村资源单向流向城市,农村就会长期处于贫血、失血状态。如果村里只剩下‘三八六一九九部队’(农村留守的妇女、儿童、老人),乡村振兴就会打折扣!”

“如何吸引乡村劳动力回流?”

座谈中,“山两边”的青年给出了一个共同的答案:“首先得让我们有事做、有钱赚!”

溧阳市农业农村局局长孙斌说:这些年,各地都在想方设法搭建平台,“引凤归巢”。但是,总体来看,给年轻人施展才干的天地,还是狭窄了一点。如果“还巢”之后无枝可栖,凤凰早晚还得飞走。

郎溪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吴晓对这一观点予以补充:“引凤归巢”,没有产业不行,但只有产业,恐怕还不够——必须要有与产业相适应的现代生活条件。这些年,农村的基础设施有了很大改进,但是,与城里比,公共服务还差很远。电影院、图书馆、网吧、球场、咖啡馆,是现代城市年轻人的生活“标配”,可大部分乡村还没有。买瓶矿泉水,也得走大半天,这哪儿行呢!

如何解决这个问题?

宣城市委常委、宣传部长郭金友试着开出了自己的药方:政府可以先精准解决一批投资额不大的生活设施。譬如,电商提货点、充电桩、小型体育场等,再通过适量补贴的形式引导社会资本承担一些小型工程项目。同时,增加流动电影院、流动图书馆、流动音乐厅、流动医院等各种灵活供给手段。

郭金友的结论是:“解决农村‘空心化’问题,必须要让村里的产业吸引人、生活满足人、环境留住人!而想‘留住人’,政府既不能放手不管,也不能大包大揽,多管齐下,才能大见成效。”

培育“新农人”迫在眉睫

在调研中,有不少村民问我们:“你们走南闯北见多识广,能不能告诉我们种什么最赚钱?”

之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,是因为大家都遭遇过的一次又一次“烂市”吓怕了。

洑家村的罗氏沼虾曾是一家独大,但后来,附近许多村子都照着养,市场就那么大,结果可想而知——最惨的年份,活蹦乱跳的鲜虾连三分之一都卖不出去;下吴村一度将全村主业定为“蚕品”,但大家伙一哄而上,随着一筐又一筐白花花的蚕茧涌入市场,蚕市愣是像黄瓜棚抽掉了芦秆——眼看着往下塌。

在洑家村一块苗土地里,一位村民正对着满园的苗木发愁。他告诉记者:“前几年,见种香樟的发了财,一棵树能卖到上万块,这不,我自己也种了一园子的香樟。可现在,城里绿化改了树

种,香樟树跌到几百块都没人要。”

在调研中,记者了解到,为解决农产品“烂市”问题,“山两边”都使尽了浑身解数,想方设法打通“产、供、销”各个环节。譬如,引进优质品种,引导种植特色农产品,建立专业合作社,打造供销网络,举办各种展销会……

但就客观效果看,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。一位干部坦言:“市场需求,波谲云诡。完全解决‘烂市’,难呐!政府既无法在价格上为农民‘兜底’,也不能在经营上越俎代庖。农民呢,一直在‘贵了,一哄而上种;贱了,一拥而上砍’的怪圈里徘徊、徘徊、徘徊……”

“这个顽瘴痼疾难道就没办法解决了吗?”记者替农民着急。

常州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李昱云说:“市易时易,种植亦易。而要‘易’,就需要不断更新观念,需要高素质的人。因此,当务之急是要培养更多懂技术、爱农业、会管理的新型职业农民,让农民成为具有专业技能的‘绿领’。培养‘新农人’迫在眉睫!”

洑家村的吴士明对这个观点翘了大拇指。他清楚记得,从养蚕、种板栗到养青虾、种茶叶,洑家村每一次“人无我有,人有我转”的跨越,背后都是农技员起到了关键作用。

“村里有个‘新农人’,胜过一个活财神。”调研中,无论洑家村还是下吴村,都有这样的共识。

下吴村的吴定义讲述了自己对“新农人”的理解:操作新农机需要“新农人”,掌握新农艺需要“新农人”,整合产业模式需要“新农人”,扩大规模经营也需要“新农人”,规范领办合作社还是离不开“新农人”……靠旧式农民实现乡村振兴,是不现实的。

“‘新农人’,不局限在懂农业技术这一个层面上。还应该懂得经营管理——这一点,难度并不比掌握农业技术低。乡村产业要有大发展,这一关,早晚都要过!只有过了这一关,农村的发展,才算迈上了新台阶。”郎溪县农技服务中心主任汪浩说。

规模经营贵在适度

农村改革发展至今天,已迈入了新的阶段。乡村振兴时代,需要怎样的农业组织方式?

调研中,我们了解到:随着农业生产方式的改变,无论洑家村还是下吴村都意识到,过去分散、粗放的经营方式,已难以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,规模经营势在必行。为此,两村正在加大力度推行土地流转机制,把农田集中起来,实行连片开发。

那么,集中到什么程度为宜?

对这个问题,在座谈会上,两位基层干部的观点出现了分歧:

一位年轻的副乡长说:“农业,有规模才有效益。规模宜大不宜小。只有尽可能把田集中在种植大户手里,采用先进的机械耕作,效益才能大大提高。”

另一位农业农村局的调研员则表达了担忧:“规模也不是越大越好。毕竟,我们的机械化水平还不像发达国家那么高。土地太多,未必‘吃’得下。‘吃’不下,一旦碰上极端天气,就会出现庄

合肥未来3年完成104个城中村改造

本报讯(记者 许根宏)记者7月25日从合肥市城乡建设局获悉,该市正在加大城中村改造力度,确保全市现有104个城中村改造3年内基本完成,共涉及2.8万户、9万人。

今年以来,围绕城中村改造,合肥市进行了多次部署和推进,确保全市现有104个城中村改造3年内基本完成,打造宜居、韧性、智慧城市。

实践中,合肥市整体谋划、分批实施,先急后缓、先难后易,组建工作专班,强化资金平衡,创新供地方式,推动“货币化安置、异地安置、入股安置”等

多元化安置方式,提升安置效率,努力做到一本清账、一把尺子、一体推进、一抓到底,力争通过城市更新的方式,实现城中村高质量改造发展。

近期,老合钢片区、大铺头片区、周谷堆片区、卫岗王片区等区域,是合肥市推进改造的重点所在。下一步,该市将以更高站位、更大力度、更强合力,把城市更新和城中村改造各项工作向前进推,更好实现保障居民健康安全和城市治理优化的统一、保护城市风貌和价值发现的统一、改善居住品质和城市功能提升的统一。

铜陵提升住宅物业管理服务水平

本报讯(记者 刘洋)记者近日从铜陵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获悉,该市结合当前住宅物业管理服务中存在的突出问题,推进开展“住宅物业管理服务提升行动”,以开展大排查、推进大整治、促进大提升,办好群众天天有感的“关键小事”。

该市对全市410个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服务情况开展调查摸底和问题排查,针对排查出的物业服务质不高、小区停车供需矛盾突出等问题,组织开展“十大专项治理”,“点对点”推动化解。

截至目前,已累计排查出问题852个,完成整改819个。

铜陵将物业服务标准内容清单化,对该市261个物业小区、149个老旧小区

区常态化开展考评,并分等定级。对于考核检查中发现的问题,该市分类建立整改清单,由住建、市场监管、城管执法、消防救援等相关部门认领,分领域开展专项治理。

今年,铜陵市通过考评已下达《督办单》《工作函》448份,对3家物业服务考评不及格或评分较低的物业公司进行了清退处理。

该市还开通市、县(区)、社区(镇、办)三级“物业便民服务电话”,进一步畅通住宅小区物业服务咨询、问题投诉渠道,提升业主诉求办结时效。今年,铜陵已累计收集物业管理服务意见建议400余条,均及时办理或回应。

岳西为“两宴”划红线

本报讯(记者 李浩 通讯员 曹元馨)时值高考、中考录取通知书发放高峰,为严防“升学宴”“谢师宴”歪风复燃,岳西县纪委监委近日及时提醒广大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严守纪律“红线”。

岳西县纪委监委要求各级党委(党组)加强对本单位党员干部职工的教育管理监督,对本单位有子女升学情况的党员干部职工开展提醒谈话,打好“预防针”,架起“高压线”。督促教育部门

加强师德师风建设,鼓励毕业年级全体师生签订拒绝“谢师宴”承诺书,严防违规操办问题发生。

同时,岳西县纪委监委还通过开通监督举报电话,对全县酒店、餐馆、农家乐等餐饮场所进行明察暗访,随时抽查等方式,严查顶风违纪行为,深挖细查“只收红包不摆酒”“分期分批、化整为零、异地操办”“通过电子红包收受礼金”等隐形变异问题,严禁大操大办、铺张浪费、不文明操办等行为。

乡村治理最怕“一刀切”

“想的是提高收入,怕的是摊派任务,盼的是自己做主,要的是精准服务!”在和村民座谈中,有人对乡村治理提出了这样的期盼。

在座谈中,村民普遍反映,当前,国家的宏观政策和指导方向很得民心,大家都很赞成。但对某些政策“落地”精准度,仍“心里没底”,特别是对有些地方在基层治理过程中存在的“一刀切”现象,尤为反感。

一位在上海闯荡多年,刚刚回乡创业的农民说:“确保十八亿亩耕地的重要性,谁都明白!但是各地的情况不一样,绝对不能一刀切!听说,有些地方强令农户把种茶的坡地改种粮食。更有过分的,在绿化带里种庄稼……这种事儿,国家得管一管呀!”

对农村基层管理,哪些该管哪些不该管,不少村民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:

“听说,有些地方连怎样种庄稼、怎样收割都要管。甚至农民自家杀头猪,也要一级一级‘跑证明’,这样弄下去,农民哪还有经营自主权?”

有的农民对禁烧秸秆表示不解:“烧秸秆,真会污染环境吗?祖祖辈辈挖土刨梢,只知道烧秸秆可以肥田、可以杀虫害。不让焚烧,不是加重了病虫害吗?”

也有农民支持禁烧:“烧秸秆,对环境的污染可不敢小看。听说连农业很发达的国家都不提倡烧呢。人家鼓励农民通过秸秆堆肥还田开展资源循环利用。”

还有农民取了一个中间态度:“秸秆焚烧既不能‘一禁了之’,也不能‘一放了之’,应该‘禁疏结合’。深处种菱浅种稻,不深不浅种荷花”,凡事都应该因地制宜嘛。”

走进群众中,这些意见令我们深思……

下吴村、洑家村,只是中国广袤大地上的两个普通村落。两个村落发生的故事,算不上惊天动地。但是,一定会镌刻在中国山乡巨变的史册中!

就历史长河来看,几十年,只是短暂的一瞬。但是,我们追踪的这几十年,绝不会像流星一样倏然而逝。它会在我国农村改革发展史上,如铁画银钩般留下浓重一痕!